呂東萊文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東萊文集

(六)

呂祖謙撰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五

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詠諷。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閒。而聽者已煥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毫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爲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爲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之者。則如大學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唯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一事耳。再三諄復。序謂尊敬師傅。蓋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倦勞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下缺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如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聖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二。至于三。則人欲都忘。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一詩。其窒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不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輕舉

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鑒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槁木死灰者耳。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爲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怒。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去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己。深得其意。傷己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己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僭亦己之所致。絺綌所以來風。則上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事皆引咎於己。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敍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違、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至如兄如弟。伊川之說爲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爲甘。新昏。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涇以渭濁。至不我屑以。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至以我御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

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親。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救助。如此辛苦。皆是爲女。乃忍棄我乎。

旄丘　狐裘蒙戎。匪直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摧譎。他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卻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耳。退惰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爲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揜也。衞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恥如此。何爲載之於詩耶。蓋聖人之心。與天爲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故自然道得

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以爲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衞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下能奪夫人之情也。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耶。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衞。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　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衞。而思衞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夫人雖爲我適衞。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

四章、蝱、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蝱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蝱爲甚急。夫人之思衞。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抵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之情爲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芃芃然在野。與王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抵邈然不以宗國爲念者。固不足論。惟許夫人思衞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歸。所以見其賢。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以況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跡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僩兮。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言見其威儀容貌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武公之德爲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故人言不可忘恩。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諼兮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衞。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爲而不爲。此理之常。力可爲而不敢爲。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爲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也。襄公之母。卻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奔走轉運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束薪亦爲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爲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王戍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戍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罄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尚有未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

僞飾耳。尙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眞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閒　十畝之閒。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書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抵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閒閒。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他。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

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斂。他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他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簒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簒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簒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安。則當是時晉雖強大。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爲輕。始從而輕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爲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韓、魏、爲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愿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況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闕。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自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大河長江。固可以游泳。然以溯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國小自卑也。若後二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朝生暮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看此兩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胸中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鴇羽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他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棠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懷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援之地。當時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尋之。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和妻子。然后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而室家。樂而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大抵爲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紂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爲天子。欲爲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非文王而誰耶。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長養收拾人材。不問新舊而皆登進之也。方叔涖止。雖人才盛多。又必有元老以統率之。則各得其用。此止說方叔威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尊敬。便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薄言采芑。止有瑲葱珩。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言其寔也。方叔率止。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進振振闐闐。退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止蠻荊來威。此章方叔宿望如此。又有下獵狁之威。先聲臨之。宜其來威也。蠻荊南也。獫狁北也。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　序以爲規宣王也。其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侯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爲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興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辭。卻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未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己有失德。所以不敢來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訛言已興。卻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問君子。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躬親爲治。勿爲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弗仕。他卻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不忍歸過於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醻。或好

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爲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他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痛掃除如何革亂爲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兩句極有意味學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恐之將是人道之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瘨憂以痒詩人以爲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此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卽幽王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卽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覆包涵他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所蔽惑所以如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卻狹如無容身措足處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　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池沼中自以爲樂不知己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小大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以爲僥倖矣大抵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

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雨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小臣尙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爲明皇憂是也。

巧言　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僭始既涵。僭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爲地。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共敬也。言非能止於共敬。但爲王之病耳。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尙能之。況讒言易辨乎。荏冉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成。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哉。彼何人斯。至爾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爲。王所以聽爾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　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爲惡者有所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秋、冬、夏而已。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滔。然終歸於海。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當治。我但盡瘁事主。終有顧我者矣。匪鶉匪鳶。至潛逃於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至維以告哀。草木之微。

尙得其所。我卻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無常安處。言去住不能。只有坐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共。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角弓　觱觱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角弓之爲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遠。義亦猶此。

菀柳　天敍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薄。末章則厭棄之矣。人君讀此詩。則當自警。人情雖不忍輕棄君。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則人情厭棄矣。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非無不咸在泰和之中。如維樅維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然此詩之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生之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況身親之乎。肆筵授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盤。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爲。

蓋有曾孫以爲之主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耇。願老者之壽考無已。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羣臣宴飲。浹洽厭飫。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告。此章尤妙。公尸。嘏祭者也。言與神明爲一而無閒。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籩豆靜嘉。靜嘉二字。最宜詳玩。既言成王之德。發越不見。籩豆之閒。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光華。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言籩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繳前二章也。室家之壼。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複而不能已。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一章。篤公劉。至爰方啓行。統論耕戰。二章。篤公劉。至鞞鞳容刀。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勞苦。乃是雍容冠佩之貴人也。三章。篤公劉。至于時語語。四章。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鋪筵几以告于神也。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曹。衆也。造往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饗神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享畢飲福。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雖立國大規。在于耕戰。然教之端。禮之始。固以開于此際矣。五章。篤公劉。至豳居允荒。荒。大也。又度其西山之陽以居生生之民。蓋生齒日益。蕃衍。又度所以容之也。六章。篤公劉。至芮鞫之即。此章又言人民

居處。烝烝盛密。生生不已。又將卽芮而居矣。此最可見花正開日將中意思。

板　上帝板板。亂世天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者有矣。出話不然。爲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之。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凡伯謂我雖與汝臣異事。異事、謂爾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爾同官。故告示。蓋當厲王監謗之時。不敢與他人語。所可與語者。同寮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爲笑。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寮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弗從也。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老成者可與慮事。後生輩自以爲安。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爲古老。我言初不古。爾卻假憂。顏曰。可憂。是謔我也。威儀卒迷。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祀之尸。不敢出善言。前一章。猶自欲言。此章不可言矣。民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救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牖民。此章又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曰益。連上文言。天導民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邪僻也。价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爲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亂。衆叛親離。他自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爾敬天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

而言若能敬則出話必不肯爲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天而肆爲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爲三代矣

抑　人亦有言至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爲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爲愚者乃意其發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耳夫至使天下疑哲人爲愚則爲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其事其視畎畝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無競維人至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爲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至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爲可繼之道此亦尚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所以爲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尚共敬而明刑況子孫乎蓋武公度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至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柔　菀茂也旬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桑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厲王用小人以斲喪其基業亦如人將採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芘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雖爲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芘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詳看前四

句。其理自見。　國步蔑資。至今爲梗。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卻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爲寶。民則以爲好。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尙有力呼天。至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也。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　嗟爾朋友。予豈本不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爲。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不救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爲之也。天爲岐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之岐山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乃一詩要處。後思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爲人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是。太王、

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細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物皆新。事事有生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如蛇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看得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以在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厭斁。又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念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無怨惡不平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斁懈倦之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爲武庚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爲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爲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如此則知此詩之意。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六

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胸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卻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至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閒。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曾子曰參不敏。何

足以用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爲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爲人子之禮。至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爲心。故以親之體爲體。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於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至交游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偪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云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記禮者節節稱之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爲外物所移易。有爲歲月而變。有爲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爲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爲爵位而變。惟其養得熟。故不爲外物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爲仁之本是也。交游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州閭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名。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爲。誠則形之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倒止是遜悌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悌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微。

毋固獲。蓋食物羅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乃至于再。至于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爲求物。必欲得之爲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毋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爲。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爲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爲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爲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遏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怒。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遏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疏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己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其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伺其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然

後記之。至於動容周旋之可爲法者。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惇史者。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闈內之事者。謂之女史。載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惇史。惇、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從容款曲。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伺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意想。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予欲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浹洽陶冶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惇篤之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絕。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榦。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曉意義。三年視敬業樂羣。不敢輕易。五年視博習親師。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

（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大學始教。至學不躐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法。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菜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由來。爲學欲至於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使知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常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閒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閒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悌之心。不期自生。傅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爲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收拾其威儀。使之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閒。在於觀感起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爲然。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

耳。皆所以存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古人爲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卽是躐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爲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埽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眞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爲眞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爲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窮達也。

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執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貨。去齊。去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著都一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亦得此之謂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看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是見生於隱顯生於微龜山說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須看見此與知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獲陷穽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眞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古人立言。句句眞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得灼然。移換增損得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作心不能安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恥近乎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眞見其足與不足。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力也。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爲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能

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爲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的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卽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周禮說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如比、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於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此通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賓。所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止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袤。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義而言。五比爲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之遠近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爲黨。方使之相救。五百家

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黨爲州。方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饑歲。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井地必闊。此或旱。他處未必旱。此或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爲鄉。方使之相賓。閭胥已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攷其德行道藝。何待鄉老賓興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於天府。此所謂校其人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之於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閒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卽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民。其閒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徧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撤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

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省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萌。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遍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閒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幷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閒。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閒。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卽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閒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

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士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也。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嫩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嫩惡。而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士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媺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媺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闈。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

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爕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爲道本。敏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痒。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則既說孝德。此又說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悌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閒。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灑埽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友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至久。其條目爲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前既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教以國

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鑿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卻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略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卻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蓍之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說以中爲忠信之忠。故此一字。緣是不識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閒。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是可見。節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閒。便有感發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爲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衞。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如道家所謂

熊經鳥伸。養其小體。尙能延年。豈如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七

論語說

便指孝弟爲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爲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爲仁。見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爲如何。蓋不仁矣。然則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害義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泣幾諫號泣隨之之時。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卽堯、

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爲是非亦且隨旦莫而遷變矣烏能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自著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毫私念沾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看若不曾著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足然又不可住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兩句是學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閉隔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之而已胸中閉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贊者亦初無益於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絕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己須是見一不賢者憮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

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禹舜豈有是哉蓋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爲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爲不預己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彌縫救正使親不致於有過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爲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察得幾之形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前便知病在腠理蓋扁鵲專以治病爲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以父母爲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非是忿戾剛很見略有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恩意此一句最要看若諫時忿戾剛很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須是見得意思略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略有不從君子必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救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此見得人子於父母無己意思夫左右周旋救正其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看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救正父母何怨之有若如此雖瞽瞍爲父也會

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舜爲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爲心。見幾不諫。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很。常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勞。皆舜之罪人也。

朽木不可雕。糞牆不可杇。蘇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以規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牆。皆是本領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而氣衰。蓋當此時。胸中憒憒。莫知所主。如何救得。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爲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閒。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爲不直。此卻未盡。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乞醯於鄰爲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敝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充此心去。足可爲顏孔。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也。是以求以蓋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爲妄言以自飾。必爲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之耳。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聖人師弟子之相答問。不及其他。而獨以得人爲先。蓋凡人之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時見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卽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有不可得而親疎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止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此聖人之功用。非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政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因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曾子臨終語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卻是說此三事。觀曾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子著意分明處。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卻是倒了。

曾子告孟敬子一段。爲學最切。曾子反覆丁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義入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訓詁。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爲無。以實爲虛。不校其犯。則是矯僞不情。爲顏子者。蓋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以爲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者。夫子自以爲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寬。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皐陶謨言。九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卻是病。

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爲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爲禮。禮理也。雖遠於

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衆而從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有當於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減之至祖宗祧廟之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己故也至於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胸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闇闇而闇闇與下大夫言不期侃侃而侃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心非月也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大凡讀書臨事曾去裏面講究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爲道既難則言之亦難今牛之言不難也豈能爲仁乎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止非惑歟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子張問此則知是衆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游息宴閑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爲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訥於言

而敏於行。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堅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礱精細之意。此所謂脩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忘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旦至莫。未嘗不有此三者。須是時時點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者。周衰。治體不明。雖孔門高弟。尚不能辨。孔子特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爲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爲者。乃事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驗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處。蓋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爲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閒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爲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

治至和帝稍惰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爲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爲辭命不如此夸張矜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在當時克己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閫奧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己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爲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而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限量則是

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爲多。是以爲不足爲。凡是見於論語者。其閒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塗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爲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淸濁。見螳螂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衆人之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磬聲。知聖人之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淸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而下視一世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當今時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隱者不同。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量。尙不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曉之之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天下事淺深。又曾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爲美。擇必處仁。大抵爲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澆薄。宜乎見拒於聖人。其二是闕黨童子。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然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何故。以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既變。地位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卽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己成物者至矣。又懼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孫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止損矣。看此一段。須把著實。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我非心

邪慮。自然不敢萌。諒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相與。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漸染涵養。吾之氣質。亦將爲忠信之人。友多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通透。與此等人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疎漏。自然激發進步。爲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辟。辟是邪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爲之人。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損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處於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爲之人處。便入便僻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爲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胸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衆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於無已。樂佚游。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於爲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樂逸游。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天下之人。非庸人。卽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各隨其資質、根本、模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受曹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成就處。須看孺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章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示其閒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皆孺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訐以爲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肅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是猶道之有仁與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緣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

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爲。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爲。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問。以其己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僞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訐以爲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干、龍逄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訐以爲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爲士。非曰可以止也。

孟子說

人皆說仁義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說。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義爲天下。何利之足言。當時舉天下皆沒於利。看孟子此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埽蕩如此潔淨。警策如此親切。當時之病。固大。孟子之藥劑。量亦大矣。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四者無日不當脩。何獨暇日。所以暇日者。講貫之謂。

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歟。王請度之。皆是孟子警齊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警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政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發。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止畜君者。好君也。聖賢開人君。自有道理。齊宣王方以雪宮之樂。誇詫孟子。使常人處之。則必便說。此不可獨樂。已是逆齊王之意。安能復開悟之。惟孟子說此數句。自有次第。且先說數人之非。然後引歸齊王之身。其言雖指齊王之失。亦不至於激其怒。常人聞人君之言。便阿意曲從。逢君之惡。固不足道。至有雖欲開悟人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玉答大王之雄風。謂之不忠。則不可。謂之非正理。亦不可。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終不能有所開悟。惟孟子先言他人不安分者。亦欲享此等逸樂。既已言此之非。然後言不與民同樂。亦非其言和緩。不致蹙迫。最得開悟人君之道。既已如此說。然後卻以天下一家之理。委曲解說。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大凡人君不與民同憂樂。尋常無事時。固不見其禍福。及一旦有不測之禍。如衞懿公伐狄。兵有使鶴之怨。其失方見。又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此三句當細觀。大凡聖賢開悟人君。最不可以利心觀之。常人見說王字。便謂以王天下之利誘人君。殊不知此自是正理。若天下歸往之謂王。此豈亦是利。至引齊景公問晏子事。尤有意。大凡與人言。須是引人耳目接近。彼所熟聞者。則彼易入。孟子告齊王。必引景公之事。正以王所熟聞。兼當時齊人。最信管晏之事。如曰。子誠齊人也。知

管仲晏子而已矣。便見得當時信管晏之篤。且齊景公之問晏子。本只好遊觀之樂。如上三句。是其眞情。下一句。言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乃飾辭。尋常人若只去遊觀上說。不可去。亦是先逆景公意。安能開悟晏子。卻是景公飾辭上。便認作眞情。卻稱美之曰。善哉問也。大凡聖賢見人有一小善。雖未甚至。便稱善。乃是提撕喚起其善念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止秋省斂而助不給。蓋諸侯天子。凡一出一入。必要正名。使天子知巡狩時。止於巡所守。則巡所守之外。不敢做他事。諸侯知述職之時。止於述所職。則述所職之外。亦不敢做他事。一出一入。無非爲民事也。如省耕、省斂、是也。夏諺曰。止爲諸侯度。此見得三代之時。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爲民民見。君之出入。亦知其爲己。故幸其來也。後世反是。如惟君所行也一句。似寬而嚴。似縱而拘。若只據人君初間看得。惟我所行。可謂似寬似縱。然有一毫不是。便蹈流連荒亡四事之中。而不可行。豈非實嚴實拘。惟晏子善開悟景公。於是大悅。乃行興發之政。作相悅之樂。此一段。雖是晏子作用處。一經孟子舉起。精神便是不同。晏子之言。不過悟景公。孟子舉起。便可以爲萬世法。是過他數百倍了。須如此看。始得。如無非事者。此四字。最要人看。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廟堂。臨政事。便是爲民。凡一顰一笑。無非爲民。學者亦非特對師友。對書史。便是爲學。凡一語一默。無非爲學。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如舜既爲帝後。取諸人以爲善。如治水取諸禹。典禮取諸夷之類。此固易知。若耕稼陶漁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不知取何人爲善。只緣舜之心。念念在此。正所謂無非事者。想舜當時。聞耕稼陶漁之言。如聞都俞吁咈之辭。對耕稼

陶漁之人。如對皐夔、稷契之輩。惟其念念在此故也。後之學者。苟志於爲學。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臺皁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安得德不進。

滕文公問。止強爲善而已矣。滕小國。臨齊大國。時齊人築於薛。薛、去滕最近。故文公謀於孟子。戰國、凡強國七。滕最小。寡不勝衆。弱不勝強。固所當憂。緣文公所憂。皆在我外。大凡爲國。須是理會令我自正。豈可敵來則畏。去則喜。強則懼。弱則喜。且仁義不終。教化不行。紀綱不振。皆當自正。公不此憂而徒憂其外。孟子舉太王事告之。卻自內言正。所以糾其心之訛謬。文公又問曰。滕、小國也。止從之者如歸市。文公又謀於孟子。孟子又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犬、馬、皮、幣、珠、玉、不免。然後屬耆老者。太王雖視棄一國如棄敝屣。然未嘗才被狄侵便去。初以皮幣中犬馬。終珠玉。至此。勢窮理迫。然後不得已。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人事未盡、但一付天。不可。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止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又設一端以告文公。孟子非是持兩可說。無所可否。大凡道理都是一致。有棄國如敝屣道理。有效死不去道理。世守者。是先祖得天下。傳之先王。我既受之先王。或一旦棄之。是辱其先也。緣文公問。孟子見他尚有一毫利心。不比太王。大抵有此力量。然後可以做此事。文公所憂。不過說自諸侯而匹夫。自安樂而至危懼而已。都不曾自理會正己。孟子舉此端。蓋謂文公之地位。自可見得。故所以使之自斟酌而爲之。

魯平公將出。止焉能使予不遇哉。大抵君子之作用。與小人之作用一同。君子用之則爲善。小人用之則

爲惡。魯公出時。使臧倉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急欲人聽者。未必能使人信己。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浸潤之譖。漸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匹夫者。止君無見焉。又足見臧倉不直言。孟子不可見處。且引賢者爲言。說禮義由賢者出。卻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深信。而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言而止。平公本是喜賢禮士之主。竟爲臧倉所移而止者。緣臧倉言得和緩。使人易信。樂正子入見。止是以不往見也。初時、樂正子曾舉薦孟子。平公故欲往見。既爲臧倉所阻。樂正子故爲之解。問何不往見。公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平公或者一句。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故不指是臧倉說。設或者之辭。所以爲臧倉諱。樂正子爲辨曰。所謂踰者。前以士。則三鼎。後以大夫。則以五鼎。此鼎俎多寡。蓋官秩貴賤不同。非所謂踰。平公曰。否。爲棺槨衣衾之美者。此又見平公深親臧倉而疎樂正子處。大抵人親昵此人。必巧爲此人討道理。元初。臧倉諫平公時。止是言其後喪踰前喪一句。初不曾有棺槨衣衾之說。此平公欲爲臧倉討道理。故爲此言。樂正子又爲辨曰。非所爲踰也。爲貧富不同也。言孟子於親。隨其貧富。初貧時。故盡貧而葬之。後富時。亦盡富而葬之。使孟子於後葬親。乃曰前以三鼎。卻是於富不盡。於富不盡。似不適適所以爲適。貧富兩盡。雖迹不同。其實則同。平公於樂正子則疎。於臧倉則親。樂正子以疎間親。雖有至理。亦不能入。此樂正子所以卒不能使平公見孟子。樂正子曰。克告於君。止不果來也。初、樂正子薦孟子。既被臧倉間阻。又爲之辨。挾不平之心與孟子言。凡

人見彼以不平告我。我亦必相與不平。不知聖賢之心。初不以此爲介。故孟子所以答之者。無一毫不平之氣象。諷味此語。則樂天知命。居易俟命。亦不過此數句。孟子聽樂正子告而卒不動。爲孟子初不曾有怨臧倉之根。有此根。然後苗條發於外。樂正子見孟子如此言之和緩。其向來忿忿不平之心。至此亦想見冰泮雪消。無復存者矣。

公孫丑問曰。止惟此時爲然。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其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荑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五穀未熟時。固不如荑稗。至於熟。豈荑稗之比哉。彼五穀不至於熟。亦無用之物而已。學者於此。不可不深思。知荑稗已熟。不如未熟之五穀。則不可爲管仲之學。又知五穀之未熟爲無用。豈可不勉強而自足。大抵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孟子弟子所見。只去狹小處求。孔子弟子。只去廣大處求。公孫以管晏望孟子。孟子固已力排之。而丑且曰。管、晏、猶不足爲歟。及告之。丑又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所告愈明。所見愈狹。孔子弟子則不然。子路問君子。夫子對曰。脩己以敬。亦足矣。必反覆詳問。既曰。如斯而已乎。又曰。如斯而已乎。言皆類此。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此孟子之門人。所以不得不嚴其教也。

舍己從人。人當思舜之已尙自舍了。況小己之私乎。若吝驕封閉者。安足知此。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止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孔門之爲學。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當時門人不敬子路。若不爲衆所服。惟是孟子深知之。所以多拈出示學者。如論曾西、管仲一段。如論未同而

言一段。此又論舜、禹。以子路與舜、禹、曾子、一道說。子路之聞過則喜。實百世爲學者之標的。視之若易。實體則難。後世人告之以過。面前不怒者則有之。安有欣然而喜者。唯子路之心。專是求益。唯欲聞過。告之以過。則得其所欲。安得不喜。人之爲學。亦須於聞過之時自驗。自禹以上一句。進一句。禹聞善言則拜。未到禹地位。非不聞善言。只作等閑看了。唯禹看得如山岳。如金玉。其重如此。亦不自知其拜。此可見其受之有力。子路都無咈逆齟齬。固是好。又須由子路到大禹地位。大抵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要得受之有力。且如語孟。人都作等閑看。故受之無力。若是看得有味。便是大禹。孟子既說子路。禹又說舜有大焉。見得前二者雖是有力。到舜則天開地闢。四通八達。到極至處。大凡天下之至理。渾渾乎在天地萬物之間。人自以私意小智。阻隔蔽障。舜何異於人哉。無阻隔障蔽而已。子路與禹。猶有工夫。至舜則無工夫。洋洋在天地間。與天地同體。天地間無非善。舜則善與人同而已。舍己從人。唯大舜地位方盡得。論其本原。天地萬物一體。人既受七尺之軀。舍己最難。唯到無我地位。方能舍己。方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